

〔俄罗斯〕Г. Б. 波诺马廖娃 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探索人生奥秘



商務印書館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探索人生奥秘

〔俄罗斯〕Г. Б. 波诺马廖娃 著
张变革 征 钧 冯华英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俄罗斯)波诺马廖娃著;张变革,
征钧,冯华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8667-7

I. ①陀… II. ①波… ②张… ③征… ④冯…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
基, F. M. (1821~1881)—思想评论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734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

〔俄罗斯〕Г. Б. 波诺马廖娃 著

张变革 征 钧 冯华英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667-7

2011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定价: 40.00 元

Г. Б. Пономарев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Я ЗАНИМАЮСЬ ЭТОЙ ТАЙНОЙ

(*Galina B. Ponomaryova, Dostoyevsky: I Study the Secret*)

© Г. Б. Пономарева, 2001

©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The copyright of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the Proprietor

根据 Академкнига(俄罗斯学术出版社)2001 年版译出

本项目受到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资助

**项目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影响
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心成果**

“人是一个奥秘，应该破解它。哪怕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也不要说枉费时间。我探索这个奥秘，因为我想成为人。”

——1839年8月16日 Ф.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哥哥(М.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

“本着完全现实主义的原则发现人身上的人。这首先是俄罗斯人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我的思想源自俄罗斯人民基督精神的深处)。虽然不为当今的俄国民众所知，但我会被将来的人民知晓。”

——Ф.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1881年的笔记

目 录

作者的话	1
“那个根本问题——有意无意地折磨了我一生。”	3
人的自我存在	39
《穷人》	44
《同貌人》	63
《普罗哈尔钦先生》	75
《白夜》	78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84
自由。肆无忌惮。蚁穴。	89
《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村民》	93
《死屋手记》	97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110
《地下室手记》	117
《赌徒》	124
走向更高的生命合一	129
《罪与罚》	133
拉斯柯尔尼科夫	139
索尼娅	146
斯维德里加依洛夫	148

卢仁	148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	149
米科尔卡	150
彼得堡	151
《白痴》	161
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	172
梅什金公爵	179
《大罪人传》	187
《群魔》	196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	219
斯塔夫罗金	222
《少年》	231
韦尔西洛夫	241
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	247
《卡拉马佐夫兄弟》	252
米佳·卡拉马佐夫	279
伊万·卡拉马佐夫	284
阿廖沙·卡拉马佐夫	295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莫斯科的儿子	305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莫斯科使命的理念	
（探寻民族思想之根源）	309

作者的话

我们将走进的这个世界，应了一句著名的拉丁格言：“进来吧，诸神都在这里。”当然，对于现代人，这里说的诸神存在于他们的创造性精神中，但却缺少了远去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博大精深；历世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令我们惊恐不安。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成为我们的考验；有关他的过去和现在已经有许多说法——他是灵魂的洞察者和神意的阐释者。他坚信与另一个世界接触的人“是一个奥秘”，但他并不是道德说教者或生活导师，因为那就意味着从人手里夺走真理，使其丧失个性。但是，肩负俄罗斯文学之为人生指导的崇高使命，他不能容忍创作中没有激情，没有“指点”，没有“道德核心”（“我酷爱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但是当代有些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中没有道德核心”）。的确，对于他这样一位倾听思想多声部的复调小说作家、窥见人心濒临灾难深渊的人而言，他的创作不能没有激情、没有指点、没有道德精神。他的创作对 20 世纪精神现象的预见性也许是唯他独有的，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犹如尼采的“上帝死了”，或布尔加科夫的“人被毁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自己的时代，深知自己的特殊使命，它们不同于莎士比亚时代：“古老的悲剧写的是供奉神灵，而莎士比亚写的是绝望……我们时代的莎士比亚似乎也会写绝望。但是在莎士比亚时代信仰还是坚定的，而现在大家都想得到的是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时代人身上看到的是追求幸福，而不是信仰。如果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新时代的莎士比亚，那么，可能是

因为他在把注意力集中于丧失了信仰的人的悲剧上时，揭示了另一种悲剧。

本书作者建议读者与她一起重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同时特别注意其中的“道德核心”，这也是本书的意图。就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我们的考验吧！



**“那个根本问题
——有意无意地折磨了我一生。”**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作家,不难想象,他就是思考他小说中命题的人。他生活在文学世界。作为新时代的作家,其创作的独特价值在于表现自我,尤其是表达忏悔精神。他很早就谙熟这类创作,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对夏多勃里昂^①的抒情论文《基督教天才》感兴趣,对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信条感兴趣,其纲领是:“只有把自己的心灵向别人敞开,才能描写好自己的心灵。天才总是在回忆中汲取灵感。”

他作品的主人公不是作者的 alter ego(英语:另一个自我),如 H. H. 斯特拉霍夫^②或者作家的女儿柳博芙·费奥多罗夫娜所认为的那样,她曾把伊万·卡拉马佐夫看做自己的父亲;在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有着鲜明的界限。但是他所塑造的那些形象对于认识创作者本人并非无关紧要。不仅如此,有时还可以看到他将自己认识和创作相结合的过程,这始终在他特有的本体论轨道上进行。“那个根本问题体现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正是它——上帝存在的问题,有意无意地折磨了我一生。”这道出了“大罪人传”^③——1860年代末作家创作的焦点——的创作意图。或许是“宗教大法官和有关孩子的章节……甚至在欧洲无神论那里也没有,也不曾表现得这么有力。因此,我对基督的信仰不是像小孩子那样,我的和散那^④赞美之声是经过怀疑的熔炉而发出的,就像我小说中魔鬼所说的那样”。(1880—1881年的笔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本问题,对他作品中主人公们也是根本问题,

① 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主义者、君主贵族思想的代言人。[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② H. H. 斯特拉霍夫(1828—1896),俄国哲学家、政论家、文艺评论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很深的交往,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创办的《时代》和《当代》杂志上发表很多文章。

③ 这里的“传记”是指古代文学的重要体裁“圣徒传记”,“大罪人传”是指由罪人转变为圣徒的传记,这在后文有详尽的阐述。

④ “和散那”为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时,众百姓的欢呼语。有求助的意思,后引申为赞美。

他们不顾一切地对上帝持非此即彼的态度。如果作者将基督思想以复杂的、与上帝辩驳的方式转向自己，那么对伊万·卡拉马佐夫^①的长诗《宗教大法官》中叛逆的记录就是忏悔性的。这过程是否是建设性的？这是信仰吗？——许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神父的想法是指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主人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的爱是坚定和坚决的，如同他的主人公们经历的那样，甚至比信仰本身更坚定、更坚决。”（C. 布尔加科夫，《静思》）

然而，尽管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点，仍不能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极其重要阶段的精神历程看做是对基督思想的复现，看成是宗教的体验，哪怕是经过“怀疑的熔炉”。总之，所有这些精神历程和宗教体验都成为他创作的不竭源泉。

* *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品格是在莫斯科形成的，这种品格决定了他一生都在解答这个“根本问题”。那么，他早期的重要阶段又是什么样呢？

人们普遍认为他早期的基督教信仰更多是审美的和宗教仪式上的，而非生活经历上的，因此是脆弱的，容易被动摇。但未必如此。家中根深蒂固的信仰对于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长相当重要，这种信仰可以追溯到家族的起源，最近几代人分别是莫斯科的商人和神职人员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科捷列尼茨基家和涅恰耶夫家）。在慈善医院里，在医生略显阴郁的住宅里，回响着来自莫斯科“众多教堂”的钟声，洋溢着全民持守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而形成的强烈而独特的精神氛围。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能够把真正的节日气氛引入孩子们

^① 伊万·卡拉马佐夫，与下文中的佐西马长老、阿廖沙，均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要人物。

的宗教教育(如去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做短期朝圣)。宗教生活进入家庭并成为家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习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①保留了一生,从未改变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正统的宗教生活方式从未受到任何外界和他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当时的圣彼得堡非常普遍,在莫斯科就比较少。还在18世纪,俄罗斯贵族普遍受到法国启蒙教育的影响并尊崇法国权威,这首先是散布怀疑论和无神论思想的伏尔泰^②与狄德罗。而另一方面,他尚未意识和察觉到时,他已经受到“人民的真理”、“仁慈”和“人民广阔的胸襟”强烈而充满生机的影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说的,这是他从童年道德理想之源头所汲取的,这种道德精神可以从普通民众自发地表现出的宗教意识中感受到(在达罗沃伊发生火灾之后,保姆阿廖娜·弗罗洛夫娜把自己积攒的工钱拿给主人;在田里“单独遇到”农夫马列伊时,后者曾安慰和关心受到惊吓而产生“狼来了”幻觉的费奥多尔)。

信仰在成熟,在人间的苦难中经历考验:他住在慈善医院的住宅里;所见的苦难强烈地进入他的意识,构成他对生存的理解。那时他深厚的宗教意识就已经形成。童年时代读过的《约伯记》是这种宗教意识的起因之一。佐西马长老自传中说道:“……我现在还记得最初灵里的感动如何临到我……”

圣经中约伯的故事讲的是真正有生命信仰的道路问题。因撒旦的诽谤而遭遇不幸的约伯,无辜而良心无愧,但他得不到对自己不幸的合理解释。后来约伯的灵性提升,他面对面见到上帝,上帝透过他向造物主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给他以启示,这些都是真实而非教条的信仰所必须经历的。

① 即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伏尔泰(1694—1778)和狄德罗(1713—1784)两人都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无神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多作品中都表达了对其无神论思想影响俄国知识分子的反感。

佐西马长老谈到《约伯记》时说：“……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个奥秘：朝生夕死的人与亘古永恒的真理相遇了，这之中有多少被破解的和被启示的奥秘啊：上帝使约伯从苦境转回，重又赐给他财富。又过了许多年，他重新拥有孩子和朋友，他也爱着他们。上帝啊！‘然而过去的那些孩子没有了，他失去了过去的孩子，怎么能爱现在这些孩子？……但这是可能的，可能的：昔日的悲痛会逐渐转为祥和、安谧的欢乐——这正是人生极大的奥秘……’”在这些话中包含着《约伯记》的主要思想：人的存在触到了奥秘。这个思想虽然尚不清晰，却给了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大的启示；否则，如何理解他首次经历但持续一生的震撼——与上帝的灵相遇呢？

很可能，年少的他，徘徊于基督教信仰时，开始对空想社会主义充满想象。1830年代出版的《读书文库》杂志定期刊登乔治·桑^①、T. 穆尔^②、傅立叶^③等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仅从1834年或者1836年开始订阅这份杂志，那时杂志中也有不少版面刊登乔治·桑等作家的作品。未来作家的视野被拓宽了，这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世界观中。他读了著名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例如，T. 穆尔的著作），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充满激情、急不可耐的思想家们正在改写绝对幸福的主题——认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甚至没有相对的幸福”（摘自1837年出版的《读者文库》中的一篇文章）。对现代文明世界的批评引发了在地上建立新的人类制度的问题。

* * *

刚到圣彼得堡，在工程技术学校学习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

①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推崇她作品中表现的道德理想。

② T. 穆尔(1779—185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③ 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体验和精神成长进入一个全新浪漫的阶段。浪漫主义影响了他最初对人的认识。

18岁的少年已经知道自己的使命,并将之持续一生:揭开人这个奥秘。1839年8月16日在给哥哥的信中,他写道:“人是一个奥秘,应该破解它。哪怕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也不要说枉费时间。我探索这个奥秘,因为我想成为人。”他关于人的唯灵论的看法正在形成:他,作为人,不能局限于地上的存在,那将使浪漫主义者永不满足甚至绝望——那将是个“讽刺”(“世界接受否定的意义”,“灵性本质的规律遭到破坏”——1838年8月9日给哥哥的信),人的本性呈现出双重性,其中天和地相接,人的悲剧性命运在于他的“原罪”^①。对人的这种看法如此强烈地指向作家的未来,以至于他总能被认出来,不管他的创作思想和形式如何发展变化。还在1840年代,在写处女作社会现实小说《穷人》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以浪漫主义者的口吻说出“卑鄙的家伙和他们那轻喜剧般的地上幸福”(1847年1月给哥哥的信)时,他的灵性特点就显露了出来。

这样,人的精神常常被地上的存在所束缚和扭曲。稍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浪漫主义者的自私和自我中心、批评种种对浪漫矫揉造作的模仿时,他的小说中总是把人存在的奥秘与“按部就班的生活”、“健全的理性”相对立。那时他心中就有“精神争战”,这是否就是信仰怀疑的开始?他对这点始终保持缄默。他以前的信仰并没有动摇。或者不如说,这是进入精神成熟的新阶段。(“在这场精神争战中坚强的性格正在形成;模糊的观点变得清晰,对生活的信心也有了更纯净、更超越的源头。”——1839年8月给哥哥的信)那时他并不是在经历信仰的低谷,仅是在为自己的信仰寻找充分的、与时代相符的表现形

^① 原罪,基督教称人类始祖亚当因违背上帝命令,吃禁果而犯下的罪,传给子孙,使人的罪与生俱来。